

从奥运精神论身体的圆满^①

On The Perfect Body:
A Perspective from the Spirit of The Olympic Games

梁燕城

Thomas In-sing Leung

Abstract: The Olympics spirit includes the pursuit of an ideal of body perfection. This article is a reflection of the culture of the Olympic Games, its pursuit of the perfect human form, and the aesthetics of this pursuit. Viewing through the lens of various cultures, philosophies and religions, one can see that the body is not an isolated entity, but reflects both the mind and the perfection of nature.

Keywords: Body, perfection, aesthetics, original innocence, body completeness, total realization of body

一、奥运与身体的完美形式

希腊奥运会是一国际大事,期间各国停战(ekecheiria),精神在和平,而和平的意义不单在国际间建立超政治、文化冲突的合作,

^① 本论文为中国教育部、四川大学 985 工程二期宗教社会研究创新基地课题项目。[This essay is part of the Research Project funded by Bureau of Education and Sichuan University (for the social Religious Researches.)]

也是要求人在竞赛中,可以达至“极致完美”(arete),是人身体的最高和谐状态,与天地,与团队,与自己身体的和谐,这是一种美的表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即以“美”是“秩序,对称与独特”,^①这正是身体的最高和谐表现。

希腊人讨论美,哲学上柏拉图从抽象的角度探讨美的理型,与经验界所见的美不同。感官所见的美人和美图,会随时间幻变而归于衰败,但美的理念却不会因时间而变。美的理念,是永恒不变的。美的本质存在于超越的理型世界,是纯粹美的形式,是完全之美,这成为人有美的理念之形而上根源。^②

亚里士多德将柏拉图的理型理论发展向具体经验世界,以经验所见的一切,为质料与形式的结合。形式是事物之完美状态,为质料所追求和趋向之目的,质料与完美形式之结合即产生一圆满的具体事物。美就是要表达这种圆满性。

美的本质落在现实世界,就成为艺术要表达之目的。希腊人在艺术作品上想表达完全之美的形式,并使之永久留存在经验可见的世界。于是用最坚硬的物质,即较为结实之石头,如大理石或花岗岩等,去雕刻出完美的人体石像,在经验界表达这伟大完美的理型。

彼得·基德森(Peter Kidson)说:“当希腊人开始塑造大型雕像的时候,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赋予雕像价值的就是它所体现出来的形式,形式实际上就是规则。”^③希腊雕像要表达完美的形式,希

① Aristotle, *Metaphysics*, XIII, [N] III.

② Plato, *Phaedo*, 75c - d; *Republic*, v. 476c.

③ Peter Kidson, “形象艺术”,《希腊的遗产》,张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29页。[Peter Kidson, “A New Appraisal,” in *The Legacy Of Greece*, ed. M. I. Finl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429.]

希腊人相信,这些形式乃世界创造时由神所示。这些雕像在古代世界是无与伦比的艺术杰作,男性雄伟的肌肉及女性的柔美身材,均是身体可以有的最极致完美,表达完美的形式,是人体美的极峰。

希腊的雕像,就正反映亚里士多德所描述之形式与质料结合的最圆满身体形状,就是均衡对称,这身体形式是所有运动员的理想。故此,奥运会要达到每个人的“极致完美”,其实就是追求人命限中可达的最高理想,使身体的质料训练到与身体的完美形式结合,而成为人类的具体完美状态。

希腊雕像之所以要裸体,就是在表达一种美的最圆满形式,这形式在身体中具体呈现出来,成为人的理想。

希腊奥运的竞技,很多都是裸体进行的。古奥运会中的雕像,如今在历史长河中仍留到今日的,亦大都是裸体。这裸体不是男女情欲的表现,却是一种对人体完美形式的渴求,这是对人身体的理想向往。

身体的理想状态,必须在运动中表达。于各式各样的竞技中,人都要依严格的纪律,克制自己的欲望,去锻炼出最佳的表现,且要通过忘我的发挥,才能使身体达至理想的“极致完美”。

希腊文化重视美多于善,希腊人重英雄气概与战争勇敢多于同情和仁爱。英雄的勇气,就在其身体上去表现美的形式,这美的形式是以宇宙的完美理性为其本体。从体育竞技与雕塑去表达的美,是一种完美的体形理想。奥运正代表了这种美的追求,这是哲学上的美,不单是感觉上的美,成为希腊文化的身体大圆满理想。

二、犹太/基督教文化的身体美学

继承了希腊文化那哲学之美的,是神学之美。基督教传入西

方希腊罗马文化时,正好带来了神学美的深度反省。

希腊柏拉图哲学视身体是人灵魂的监牢。柏拉图主义推广这漠视身体的观点,作为哲学的意义的身体美学,并未完成。到基督教传入希腊罗马文化之时,使徒保罗强调“身体是圣灵的殿”,^①以身体是神圣彰显的载体,于是身体得到新的美学价值。

犹太/基督教文化自此就强调身体是人整体价值的一部分。圣经创世记一开始就把人放在宇宙创造,大化流行中的一个重要位置。人是被创造为具有灵性的活人,但又裸体自在,与物无对地活在完美乐园伊甸园之中。

人被赋予责任去管理大地,并给所有动植物起名,即将意义价值赋予万物。在这过程中,人发现了世界万有的存在,即一个“他者”(others)的世界。他要创造一个意义的世界,用意义的网络结构,来把世界统一理解,并且使一切运作得和谐顺畅。

在理解万物时,他同时也反省和理解自己,而知自己在万物之中仍是“独居”的,即孤独的,与万物不同的,因此而突显了人的独特性,即不是万物中的其中一种,反而是能自觉反省,知自身与众不同一个特殊存在。

神学上描述这人的独特性,前天主教教宗保禄二世(John Paul II)指出,人发现自己在上帝面前是孤独的,是表达人的第一次自我定位,且他的自我意识是人性的首次根本性的流现。这过程引出“人类的首次定性是一有性情者(‘person’这词一般译作人格,但原意不单是人格,却是指有性情的存在者,包括上帝也是 personal;译作‘人格神’是极大错误,译‘位格’则中文上意义不明,译‘有性情

① 《圣经·哥林多前书》六章 19 节。[I Cor. 6:19.]

者’才恰当)”。^①

保禄二世继续指出,人在万有中,发现自己是一个身体在其它事物的众身体中。人本可以在理解万物中认同自己与其它生物一样,然而刚相反,人并无认同自身与万物为等同,却确定自身在万物中仍是孤独的,不同的。保禄二世指出这是人的“原初宁静”(original solitude),这原初宁静使人发现自己的身体与众不同。而其孤单的特性,是一方面指“人与绝对者为伴”(Partner of the Absolute),与上帝立约;另一方面则与万物有别,为一有性情与灵性的人。^②

由此引出,人的完成,还需要同类的“他者”,即其他人,人与他人的共融(communion),才达至人的完美实现。而在创世记,这他者的出现,就是女人。上帝见人“独居不好”,于是创造女人,完成人与人的感通共融价值。两者都是性情者,两者都赤身露体,两者结合而实现人性,即人的感通价值,而这身体与人性合为一体,构成男女身体之美。

三、原纯真的大圆满

创世记描述人在万物之中,发现自己具有灵性与性情,而不同于万物,于是上帝进行了一个新的创造程序,就是创造女性。

上帝是在人睡着时取其肋骨创造女人,“睡了”原文有深深的宁静(solitude)之意思。这深层宁静是人独对上帝的境界,在男女未分之时已有深层人类的原初宁静。在宁静中,上帝创造了女人,

^① John Paul II, *Man and Woman He Created Them: A Theology of the Body*, trans. Michael Waldstein (Boston: Pauline Books & Media, 2006), 5.6, 150.

^② Ibid., 6.2, 63, 151 - 152.

因而才有男女之分。

原初宁静是人原始的单纯终极境界,可视为人性中的太极状态,而后再分为阴阳,即男与女。男与女的完美状态,是感通共融,表现为赤身相对,互不以为羞耻。

羞耻来自恐惧,来自对另一方的不信任,亦即与另一方的分离和对立。男女赤身而不觉羞耻,是男女的完美感通共融状态。

教宗保禄二世称这种状态为原赤身(Original Nakedness),男女感通共融是从身体之相交而建立的。上帝用男人的身体去建立女人的身体,女人成为男人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即男女是在彼此可见的身体交往中,实现人的完美性。

164

身体不是只为肉体,却是完整的人性具体表现,“是有性情的人与人之间共融的一种‘道成肉身’,这共融是从创始之初的一个要求。具体的男人性(masculinity)与具体的女人性(femininity)表达了人性的两面结构,(她成为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在创世记同一语言里,指示对人身体意义的一个新自觉。”^①这自觉是从具体面对面去感受“他者”,从相关于另一个人的关系中,去发现人的具体完美性和丰盛性。男女的原始赤身,互相从感觉见到具体的对方,大众密切相关相爱,从身体上欣赏对方的美,两人整体感通互融,是最丰盛的“具体完美状态”(concrete perfect state),是身心一体的整体圆满人生。男女的裸体,形成完美的相交,所谓“二人成为一体”,人与人乃得感通共融。

保禄二世称之为“原纯真”(original innocence),表明身体连于心灵,人是身与心与他者相关性的存在,人身体结构是因男女相关成配偶而得圆满,即圆满必须在具体相关中完成。

^① John Paul II, *Man and Woman He Created Them: A Theology of the Body*, trans. Michael Waldstein, 9.5, 165.

“原纯真在其本根上，是激情地排除男女关系中因肉身而生的羞耻性。将人心中与良知中的羞耻感彻底去除。”^①具体男人性与具体女人性均是上帝的恩赐，也是人的道德意识之所在，是人的“原义”(original righteousness)。在原纯真中，人可以在完全感通互融中，享受对方的身体，发现对方是一恩赐，一礼物给自己。这是身体的大圆满意义，带来人极大的快乐。

四、形神转化与盼望场域

在基督教文化中，身体的大圆满，是在其与“他者”相关中完成，这是神学的美学，是身体的“具体完美状态”。这使基督教与希腊文化追求的“具体完美性”结合，产生文艺复兴以来那种极完美的裸体雕像，可称之为人身形神结合的圆满状态，为美学的极峰。

西方文化经基督教洗礼后，将身体之美配合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关系。到十九世纪末，西方人重新办奥运会，形成新的奥运精神，那就是从奥运建立人与人，国与国交往、会面和互相了解的和平空间。初步是建立友谊，进一步是建立人与人，国与国的情际感通关系，再进一步，是彼此的关爱，国族间能互相欣赏，互想促进，达致真正的和谐。

这就从希腊文化的身体极致完美，进向人与人和谐关爱的身体大圆满理想。在基督教神学有一词“形神转化”(transfiguration)，指耶稣基督在山上向门徒显现其在神圣世界中的形象，此中有荣光，显示一光荣圆满的身体。基督复活后，亦向人显示其新身体，

^① John Paul II, *Man and Woman He Created Them: A Theology of the Body*, trans. Michael Waldstein, 6.6, 193.

这都是大图满的身体,彰显宇宙的大爱。这身体大圆满的境界,是一切体育竞技的最高精神理想。

在基督来说,人自从犯罪后,断绝了与上帝的关系,失去了身体大图满。如今在救赎以后,这终极理想已开始了,但未完成,为“既济未济”(already but not yet)的状态。故身体大圆满境界,要等待末日新天新地时才来临。这展开了一个“盼望的场域”,使人永远向前,追求图满,而打开一个开放的心胸和视野。落在奥运精神上,那就是永远追求突破极限的奋斗精神,成为神学美学的崇高境界。

五、庄子论身体的宇宙根源

166 中国文化响应西方的人文奥运精神,特别是身体哲学和神学的观点,可从中国哲学的身体观去思考。中国哲学的身体观,主要在身体并不独立自存为纯肉体,却一方面为与自己的心灵本性合为整体,另一方面为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整体,而身体的圆满性在与心性及天地相通,而达致天、性与心为一体。在现实世界中,则是身体在社会中合乎礼仪,在个人则显出道德光辉。身体的运动以修身之目的,盼能通过锻炼以使心志专一,合乎礼。

庄子论人之“身”,“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天地之疆阳气也。”^①这里以人的身体是由天地赋予的形骸,人的生命亦来自天地是赋予的和谐,故身体与生命均由天地而来,以广大的宇宙为其本体。而天地强大的生命动力(疆阳)是“气”,这气是生命与身体之本。

^① 《庄子·知北游》。[Zhuang Zi, “Knowledge Rambling in the North.”]

庄子同时亦提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①又讨论人的生死云：“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身，今又变而死，是相与为春夏秋冬四时行也。”^②人的身体，作为一形骸，是由气聚而成，也因气而有生命。身体是在一个广大的世界之中，而不是个人独立的形骸。这广大的世界可称为“气的场域”。气的场域是有形事物及一切生命的本体，而生命则为身体存在的条件。

庄子又以宇宙原始是一无限之“无的场域”，其状况是无生，无形，无气，所谓“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③而在其恍惚浑沌（芒芴）之间，“变而有气”。庄子又云：“通天地一气矣。”气就是“一”，是无限的有，而生命与身体则由之而生。这“一”之所起，来自无，是为“无的场域”。

故身体作为一有限的形骸，并不是孤立自存的，却是在一无限“气的场域”之中，而这气的场域是在无的场域中生出，万物在这气的场域中相关互动，称为“万化”。庄子云：“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④指身体形骸是万化之一，在万化中无有穷尽，而得大自由。

庄子所彰显的道家身体观，是将个体的形骸解构，将之化入宇宙的万化关系网中，而以气为其本体，而气是一无限的，有的场域，而这“有的场域”以“泰初有无”那“无的场域”为其本根，显明有以无为体。身以气为体，气以无为体。这是万化网络中的身体观。

- ① 《庄子·知北游》。[Zhuang Zi, "Knowledge Rambling in the North."]
- ② 《庄子·至乐篇》。[Ibid., "Perfect Enjoyment."]
- ③ 《庄子·天地篇》。[Ibid., "Heaven and Earth."]
- ④ 《庄子·大宗师》。[Ibid., "Great and Most Honored Master."]

万化网络本是无中而有。

庄子的身体哲学也是一修养思想。人必须去除对有限身体的执着,才能回归于无限的本体。故庄子有“坐忘”的工夫,所谓“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①也有“心斋”工夫云:“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②那就是心中不迷乱于现有的一切,却回归原始的虚静灵明。这使心回复与气之虚性同一的状态。由于气、心、身均为一体,身体必在广大的宇宙场域中才有意义,而得定位。

六、庄子论身体大圆满

庄子与基督教类似,也提出一种原纯真的圆满身体状态,那就是所谓“真人”或“圣人”的状态。

168 庄子提到身体形骸若不体会其广大“气的场域”,或不知心灵是人身体之“真宰”,就会陷入困境。所谓“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③人的身体若陷于肉体之形骸,就会损耗,与事物较量磨擦,奔驰不止,而疲乏困倦。庄子称这种人“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④

一个圆满的身体,须回归于广大无边的道,即“无的场域”之中,庄子云:“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⑤人要达致身体之圆满,即所谓“形全”,须“执道”,即守

① 《庄子·大宗师》。[Ibid., “Great and Most Honored Master.”]

② 《庄子·人间世》。[Ibid., “Men in the World Associated with other Men.”]

③ 《庄子·齐物论》。[Ibid., “The Adjustment of Controversies.”]

④ 《庄子·缮性》。[Ibid., “Correcting the Nature.”]

⑤ 《庄子·天地》。[Ibid., “Heaven and Earth.”]

着宇宙之道，就可使道在具体世界中的德性达致在自身中圆满。因德性圆满而身体圆满，身体圆满即可使人的内在精神专一，达致圣人之道。

这种圣人的圆满境界，在庄子中称“真人”。庄子在《刻意篇》提出真人的状态和修养。人的身体，“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已则劳，劳则竭”。这如水“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人要“养神”才能使生命安顿，故云：“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精神是化育万物的力量，人能守神即可成为真人。云：“纯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伦。……故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纯也者，谓其不亏其神也。能体纯素，谓之真人。”^①

庄子描述真人的修养，是“无所与杂”及“不亏其神”的“纯素”之境。这是养神与守神的后果，而神就是“精神”，是“四达并流，无所不极，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的力量。^②此即西方哲学和神学所言之“spirit”，是创生宇宙的本体。人的身体若与精神通，则能体会宇宙的纯真朴素，则成为真人。

真人的理想境界，庄子云：“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谋士。”^③这是其修养，超越成败和事务的思虑。其身体状况也是理想的，所谓“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其心志，其容寂，其颡颥，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④那是做到不梦，不忧，不沉迷美食，而呼吸也，深沉，主要在心静止（心志），其形躯表现为容貌安闲，额头（颡）宽大

① 《庄子·刻意篇》。[Ibid., “Ingrained Ideas.”]

② 同上。[Ibid.]

③ 《庄子·大宗师》。[Ibid., “Great and Most Honored Master.”]

④ 同上。[Ibid.]

(類), 严肃时像秋, 温和时像春, 喜怒像四时, 随顺万物变化, 而不能测知其究极。当然, 真人也超越生死, 所谓“不知说生, 不知恶死”也。

身体的达致大圆满, 在人整体能超越世务和生死, 守养宇宙的精神, 与整体之道通而为一, 则身体同时得到圆满成就。纵使形貌丑陋, 仍是得大圆满。故此庄子提到一些残缺或丑陋的人, 如王马台、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闾跂支离无脤、支离疏等, 均可以是得道者, 怡然自得“德有所长, 而形有所忘”。^①残缺与丑陋均达致大圆满。此道家的身体观, 至终是一种超越身体美丑的天地美学。

七、儒家展开感通的场域

中国哲学的身体观, 除了道家庄子的思想外, 还有儒家的不同身体圆满观。儒家认为人的身体是实现礼的一个载体, 且将之实现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

儒家的礼是一种“威仪”, 所谓“礼仪三百, 威仪三千”。^②“容貌有崇, 威仪有则”, ^③卫北宫文子曾说: “有威而可畏谓之威, 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君子在位可畏, 施舍可爱, 进退可度, 周旋可则, 容止可观, 作事可法, 德行可象, 声气可乐, 动作有文, 言语有章, 以临其下, 谓之有威仪也。”^④

这以礼相交的世界, 是人与人感通所构成的一个“感通场域”,

① 《庄子·德充符》。[*Zhuangzi*, “The Seal of the Virtue Complete.”]

② 《中庸》。[*Zhong Yong*.]

③ 《国语·周语》二, 周定王所说。[*Discourses of States: Discourse of Zhou*, part 2, Emperor Zhou Ding's Sayings.]

④ 《春秋左传》, 卷四十, 襄公三十一年。[*The Chun Tsew, with the Tso chuen*, vol. 40.]

可说是在道家所描述的“无的场域”及“气的场域”以外，强调了人与人交往关系的一个“感通场域”，是社会关系的基础。

然而儒家不限于礼的外表，更重视礼的人性基础，而提出了“仁”这概念。故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①“仁”是指一个像的人，或人的一种更高本质，故孔子称赞管仲“如其仁”，又赞之为“人也”。^②

郑玄又解“仁”为“相人耦”，即两个人在一起，意指人与人的关系，且是一种美善的关系。宰我问三年丧时，孔子以“予安则为之”^③来指其不仁，则仁是一种不安的体验，特别是对亲人的亲情表达不合乎礼时，心中会“不安”，这是一种自省的反思，进而以身体实践来使人归于合理的人际关系，故云：“克己复礼为仁。”^④

孔子从“不安”来解释人，孟子则提出“人皆有所不忍”^⑤，“人皆有不忍人之心”，^⑥如君王不忍见牛被宰，又提出“怵惕恻隐之心”^⑦，如见孺子将入于井。这是人性的善端，是善的自然流露。

“不安”、“不忍”、“恻隐”，均可视为人对他人经验的一种“感通”，这种感通使人超越自己身体感觉，而与他人有心性的沟通。孟子区分“大体”和“小体”，指身体的感觉，如“耳目鼻之官”为“小体”，“不思而蔽于物”，但“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⑧这心思是“大体”。

① 《论语·八佾》。[*Analects*, “Ba Yi.”]

② 《论语·宪问》。[*Ibid.*, “Xian Wen.”]

③ 《论语·阳货》。[*Ibid.*, “Yang Huo.”]

④ 《论语·颜渊》。[*Ibid.*, “Yan Yuan.”]

⑤ 《孟子·尽心下》。[*Mengzi*, “Jin Xin II.”]

⑥ 《孟子·公孙丑上》。[*Ibid.*, “Gong Sun Chou I.”]

⑦ 同上。[*Ibid.*]

⑧ 《孟子·尽心上》。[*Ibid.*, “Jin Xin I.”]

儒家思想所重的礼,是人与人感通场域的一种文化上共同接受的实践规则。这实践必须以身体去行出来,但这感通之所以可能,在人的心性为仁心,可以彼此感通。人与人之能感通,是为善的标准,故云:“乃若其情,则可以善矣。”^①人若顺自身性情而流流感通,称之为善。这成为中国道德思想的核心意义。

仁就是人先天所有的感通性,这感通是善的表现,故作为其人性基础的仁,也可称为善。而这正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基础。

孔孟是以身体为人性的载体,只见身体不见人性,是一切错误的原因,即“陷溺其心”。若能感悟人性全体价值,再以身体实践去表达之,则可成为完美的理想人格。达致此即成为圣人。

八、儒家的身体大圆满

孟子虽然批判陷溺与身体官能的处境为“从其小体”,是小人,但他并不否定身体的感觉,如云:“食,色,性也。”又云:“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②又云:“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③

儒家思想的身体观,最高境界表现为将人性的全副价值朗现在身体上,就是所谓“践形”。孟子说:“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④所谓“形色”,即人可见的身体形骸,这是天所赋予的

① 《孟子·告子上》。[Ibid., “Gaozi I.”]

② 同上。[Ibid.]

③ 《孟子·尽心下》。[Ibid., “Jin Xin II”.]

④ 《孟子·尽心上》。[Ibid., “Jin Xin I.”]

形体，即人性的载体。所谓“践”，赵岐解为“履居”，就有实践于载体的意思，但讲得未够深入。朱熹解之为“朗现”，“体现”较深刻。

“践形”即指在人的身体上实现出最高的人性价值，而人的本性和身体，都是天所赋予的“体”，只能在概念上区分为“大体”和“小体”。其分别来自“心之官”与“耳目鼻之官”的功能有别，前者会思考，后者则“不思而蔽于物”。基本上，“心性”和“形”是本质上皆以天为基本体，故是同体的。

由于心性与形为同体，故孟子谓从人的眼睛可以了解人的心性。他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①所谓“胸中”，即指人的心性，心性“正”与“不正”，可从眼睛观察得到。心性正的人，眸子也证明率直，这就是“践形”的意义。

孟子也提到德性实践最高的人，“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②这是在“四体”上均见到其修养的后果，这是“践形”。

儒家是以人尽其心性时，可以尽之性，而后“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③人本质与天为一体，当完全观察这天的本质时，人可与天和地并立，使天地人三者合为一体。这里的“天”在《中庸》里指“诚”，为本体，“天地”一词合用时，则指可见的宇宙万物。

在可见的宇宙中，天、地、人是三个基本范畴，《易传》中称之为三才或三极，是一“他者共存”的世界，而儒家以他者的“多”是并立和谐，且同出于一本体，这本体可称为天、诚、太极等，其本质是生化万物，生生不息。

① 《孟子·离娄上》。[Ibid., “Li Lou I.”]

② 《孟子·尽心上》。[Ibid., “Jin Xin I.”]

③ 《中庸》。[Zhong Yong.]

人的本体与天原属同一本体,而人的身体与心性实为一体中的“大体”和“小体”,故人的身体亦是彰显天终极价值之载体。当人能尽人性尽物性,而参赞天地时,身体形骸亦得大圆满的成员,即所谓“践形”,从眼到面到背到四体,均显宇宙的荣美,此为儒家的身体大圆满观。

从这意义看,儒家道家都讲身体的大圆满,核心价值在宇宙之本体衍生人及其心性,人的心性若能摆脱感官的狭小,让心性畅顺流发,与天或道之本体为一,则自然于身体上达大圆满的流露。

九、哲学、天地、道德与神学的美学

奥运会是一追求身体极致完美的精神,作为人文奥运的反思,则是可以探讨中西的身体大圆满观,及其特有的美学情怀,而掌握了悟身体价值的不同美学境界。在各大文化、哲学和宗教下,均可见到身体从来不是一孤立的形骸,却是彰显人心性价值,及宇宙完美精神的载体。

希腊文化的裸体塑像,是理型或形式的完美性表现在具体世界中,身体可以是理型或形式的具体完美表现,而这在奥运的竞赛中,追求“极致完美”时彰显出来。这完美是一种美学情怀,但也是理性的,理型和形式结合的。

基督教文化却将裸体(原赤身)视为人的原初纯真,是男女间完美感通的共融状态,使人与人关系得到圆满完成。在基督教影响下的西方文化,身体的具体完美状态得以完成,是在人与人相关,及人与上帝相关中出现,故与希腊文化有一分别。希腊的身体完美是个人完成的,有个人主义的味道,基督教的身体大圆满,却是在关系中完成的,是天人关系的亲爱共融去达致,这是一“宇宙

亲情的场域”。

道家文化则以身体是由气聚而成，身体是处在万化交流那“气的场域”之中，那是“有的场域”，而这“有的场域”又以“无的场域”为其本根。人若使心灵进入“心齐”、“坐忘”的虚灵性体会中，才得与宇宙原本之“无的场域”融合，而后得“形全”的身体大圆满状态，这是在其所谓“真人”的状态。庄子这种身体观，亦有美学情怀，是个人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而没有强调人在关系中的完成，这与希腊的美学情怀相通，但化入个体以外的广大宇宙之大美中，与希腊重肌肉美感又有所异。

儒家身体观则与基督教的接近，重视人在关系世界中得以完成身体之圆满。儒家的“仁”展现人与他者的一个“感通场域”，故必具体化为礼的威仪。但仁的呈现仍须人从内省去体现心性之善，而这心性之善则以天为体，人尽性知天，进而尽之性，参与天地之化育，则可在身体上达致“践形”，而为身体之大圆满境界。这是道德上的善之圆满。

综合言之，希腊的身体极致完美，是理性的，是“哲学的美学”。道家的真人身体大圆满，与天地万化往来，入于虚灵，是“天地的美学”。儒家的圣人践形，则是道德的人与人感通的，为“善的美学”。

基督教的¹⁷⁵身体大圆满，是要达致“形神转化”的圆满境界。但人的彻底形神转化，须在未来新天新地的终极完成，这又开出一个未来的“盼望场域”，使人在现世之困苦中永远向前，这是启示性的“美学神学”，又别有一番境界了。

十、圆满境界的实现者：李岱尔

在奥运历史上确有一位人物，是寻求身体大圆满境界的人物，

那是 1924 年奥运四百公尺赛跑金牌得主李岱尔(Eric Liddell)。他以 47.6 秒破世界纪录,成为英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但两年后,他却放弃所有的掌声与荣誉,选择到中国服侍人,最后牺牲在日本的集中营。

李岱尔得到金牌后,名成利就。当他在爱丁堡大学毕业那年,同学们将他抬起来,到圣杰尔斯大教堂讲话,他引宾州大学门上一句话:“不论结局是一败涂地,或是光荣胜利,一个人若尽力而为,那就是他的荣耀了。”对他来说,生命的价值,不在乎成败,却在乎其是否以诚意去争取完美的实现。他赛跑,不重视掌声与金牌,却在乎实现完美的人性潜能。他又说:“体育是全人教育的一部分,人是身、心、灵三部分组成的,……我们了解不只该为自己的头脑储存知识,也该为应当奋斗的人生培养强健身体,更要记得我们也是有灵性的人。”^①

李岱尔的父亲李德修(James D. Liddell)在 1898 年来中国服侍中国人,先在蒙古工作,后来到天津,在 1902 年生了李岱尔,之后又到山东的一个贫困农村萧张县服务。李岱尔就在这穷乡中过儿时的生活,一家经历了清末的时代忧患,使他对中国留下了深厚的感情。

1907 年他被送回英国苏格兰读书,长大后得奥运金牌,但他没有忘记中国的需要,立志一生像父亲一样,服侍中国人。1925 年,他放弃先进国的幸福生活,万里迢迢到中国服务,他觉得爱中国是上帝交托他的使命。他起程时,当地报纸写下一段祝福:

他为中国的另一场赛跑,现已开始,

^① David C. McCasland:《直奔金牌》,苏心美译(香港:海外基督使团,2005),第 94-97 页。[David C. McCasland, *Pure Gold*, trans. Su Xinmei (Hong Kong: OMF Christian, 2005), 94-97.]

心意坚定，笔直前冲，如跑奥运，
倘若结果如何，此刻不能轻易得知，
我们判定他会跑完，因速度属于他。

李岱尔在天津教英语，1933年父亲在中国农村病逝，其兄长李劳伯(Robert Victor Liddell)在父亲的萧张县开了一医院。1937年日军进侵华北，李岱尔入村帮助哥哥的医院，抢救战争伤员者。其中一次年初一，见庙门口有一伤者，原来已躺了五天，无人救援，他即施以援手，救回其命。他就是如此与中国人共度最艰苦的抗日年代。

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将李岱尔抓入集中营。他在营中以爱心和幽默帮助俘虏，教他们有喜乐和盼望。1945年2月，李岱尔病死在集中营，他在临终那一天仍去探望其他病人，其后病倒，完结了他美丽的一生。

他常写给中国人的字是：“笑口常开”。他的一生，表现了人的大圆满，灵性和身体均完美，且留下喜乐和爱心在中国近代苦难的历史中。在中国举行奥运这极大成就的日子，让我们向这深爱中国的金牌得主致敬。

作者简介：梁燕城，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电子邮件：
Winnie777Leung@Hotmail.com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Thomas In-sing Leung, the Culture
Regeneration Research Society.